

# 月魚

越是旧的东西越值得珍惜，  
朋友也是如此。

[日]三浦紫苑 著 毛叶枫 译

# 月魚

三浦しをん

# 月魚

[日]三浦紫苑 著 毛叶枫 译



# 月魚

三浦しをん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月鱼 / (日) 三浦紫苑著; 毛叶枫译. — 北京: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2018.6

ISBN 978-7-5596-1786-6

I. ①月… II. ①三… ②毛… III. ①长篇小说—日  
本—现代 IV. ①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042302号

---

GETSUGYO

© Shion MIURA 2001, 2004

First published in Japan in 2004 by KADOKAWA CORPORATION, Tokyo.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with KADOKAWA CORPORATION, Tokyo  
through TUTTLE-MORI AGENCY, INC., Tokyo in association with Beijing GW Culture  
Communications Co., Ltd., Beijing

中文版权 © 2018 上海读客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经授权, 上海读客文化股份有限公司拥有本书的中文(简体)版权

著作版权合同登记号: 01-2018-1097

月鱼

作者: [日]三浦紫苑

译者: 毛叶枫

责任编辑: 牛炜征

选题策划: 读客文化 021-33608311

特邀编辑: 许明珠 黄迪音

封面设计: 刘倩

版式设计: 陈宇婕

责任校对: 绳刚 曹振民

---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

(北京市西城区德外大街83号楼9层 100088)

三河市良远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102千字 890毫米×1270毫米 1/32 7印张

2018年6月第1版 2018年6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596-1786-6

定价: 38.00元

---

如有印刷、装订质量问题,  
请致电010-87681002(免费更换, 邮寄到付)

目 录

水底的鱼	001
沉入水底的我的村庄	163
无名之物	207

 水底的鱼 



狭长小路的尽头，亮着橘色的灯。

那是旧书店无穷堂门口的灯。濂名垣太一停下脚步，点燃了香烟。

暮色正匆匆降临。道路的两侧是杂树林，茂密得像是藏有经过浓缩的黑暗，以这里到市中心的距离来讲，算是如今十分稀少的景致，就连路灯也被树荫掩盖。如同预先知道濂名垣要来拜访，无穷堂的灯在昏暗的小路上投下淡淡的光。

就像雾港中，灯塔上引导船只的灯火。

濂名垣嘴角边小小的红色火光明灭，则像是请求靠岸的信号灯。

越是接近无穷堂，路也就越窄。白天走在这条路上，常常会对距离产生错觉，会觉得目的地比实际上要远，然而像今天

这样太阳下山之后，道路的宽窄就显得无关紧要了。只要向着店外的灯，一心一意地行走就好。无穷堂位于一条南北向的小路尽头的北边。当两侧杂树林所带来的压迫感消失时，脚下也变成了碎石路的触感。旧书店前是一条贯穿东西的碎石铺就的乡间小路。

挂在店门口的木质招牌在光晕中泛白，引人注目。透过夜色，可以看见“古书无穷堂”几个字。

濂名垣三两步迈过碎石路，把手放到凉凉的铁门上。齐腰高的铁门伴随着悲鸣似的尖锐响声，毫无抵抗之意地打开了。

大概是已经准备关店，玻璃拉门已经关好，还拉上了遮光用的黑色帘子。濂名垣从帘子的缝隙向里窥视，没见到有人活动的迹象。可是，通常这个时间，友人应该还没有回到主屋才对。推测对方应该是在店铺深处的书库里，濂名垣敲起了玻璃门：

“喂，真志喜，开门。”

伴随着足以震动玻璃的大喊大叫，屋里传来了慌乱的脚步声。

濂名垣想起自己还叼着烟，急忙拿掉了已经变短的烟头。他蹲下身子，正准备在门口的踏脚石上按灭烟头的时候，帘子拉开了，店内的灯光倾泻了出来。

本田真志喜满脸不悦地俯视着蹲在地上的濂名垣，一言不



发，又放下了帘子。

“等一下，等一下，你也太冷淡了吧。”

濑名垣再一次用双手拍打玻璃门，凄惨地喊着：“小真志喜，开门啊。我买来了肉，肉。”

帘子再一次拉开，玻璃门上的锁也打开了。濑名垣终于敲开了天照大神的天岩户<sup>1</sup>。

真志喜一如既往，身穿气派的和服。绛紫色外衣，配上黑色的细腰带，看起来像是古代的剑客一样。白皙的他，与这身打扮十分相衬。

“我早就说过，不许抽烟。”

真志喜细长而清秀的眼睛眯缝着，茶色的瞳孔中流露出些许不悦的神色。濑名垣举起双手，做出投降的动作。

“知道了。这不是已经熄掉了嘛。”

他一边说着，一边伸手抚摸着落在真志喜洁白额头上那颜色清浅的头发：“你还是很关心我的健康嘛。”

“笨蛋。”

真志喜的态度简直比冰还要冷，他带着绝对零度般的冷淡一偏头，头发从濑名垣的手旁滑走了。

---

1 日本古代神话中的太阳女神，因赌气而躲入天岩户，诸神为让大地重现光明，出尽百宝才让天照大神走出天岩户。

“你在别的地方无论怎么抽烟，我都不会管。可是我绝不允许你在这座房子里抽烟。”

扔下这句话，真志喜穿过高入天井的书架，向店里走去。店里虽然还开着灯，可是已经凉飕飕的，没有了暖和气。濂名垣来不及脱下黑色的外衣，也跟着真志喜走了进去。

真志喜把鞋仔细摆好，从玄关走上柜台，拿起了放在坐垫旁的黑色棉衣。体形纤瘦的他在披上棉外套以后，那拒人于千里之外的感觉多少得以减轻，变回了学生时代天真而不设防的样子。濂名垣也脱下鞋，走进柜台里。

真志喜的脸上带着几分不耐烦，看着比自己要高出一点的濂名垣。

“又想来吃晚饭？”

“刚才不是说了，今天带了肉。”

濂名垣大大咧咧地举起单手拎着的小小纸包。

“真是得寸进尺。每次你带伴手礼来，一定是有麻烦事要找我帮忙。”

真志喜耸了耸肩，拨开柜台后边深蓝色的布帘子。

“明天记得把吸过的烟头捡走。”

“噢？我竟然还能住下？”

听出濂名垣语带嘲弄，真志喜纤细的脖子染上了淡淡的粉色。

布帘子的后边是书库。八叠<sup>1</sup>大小的房间里，不光书架上堆得满满的，连地板上都堆起了高高的书。这些书或是刚从客人那里收购而来还没放进店里，或是捆好准备拿去市场上出售，还有的正准备写到目录清单里。它们都会在这里被分类整理，换句话说，这是真志喜工作的房间。铺着木板的地面很凉。濂名垣在地上交替摩擦着双脚，看着堆积如山的书。

“怎么样？进到什么好货了吗？”

“马马虎虎吧。进到了《鲇泽全集》。”

“战争时期的？”

“不是，是投影社在战后出版的，几乎是全新的美品<sup>2</sup>。”

“要看吗？”真志喜一脸欢喜地问。濂名垣微笑着点头。真志喜兴冲冲地在书山里翻来翻去，搬出了装在纸盒里用蜡纸一册册仔细包好书皮的十三卷全集。

把全集放在地上，两人蹲下身子。

“真厉害。书皮是你包的？”

书皮所用的蜡纸是一种半透明的薄纸，用它来包书皮，能在一定程度上阻挡日晒对书的损毁，还能防止烟味附着在书上。

---

1 叠，日本旧制的面积计量单位。1叠约等于1.82平方米。

2 收藏品品相的一种等级，也就是相当于“新旧”的评定等级，正规等级名称为“下品、中下品、中品、中上品、上品、美品、极美品”这几种。

“不，是书的主人包的。”

濂名垣看着真志喜满怀爱意地抚摸着书的纤细指尖，拿起其中一本。

“看来这书不是为了摆着装饰才买的，有认认真真读过；而且，保护得很完美。”

书有没有被好好读过，能够透过翻阅时纸张那微妙的阻力而察觉。在濂名垣的手里，书页柔和地舒展开来，却丝毫没有磨损的痕迹。

濂名垣不禁赞叹：“确实保管得很好。像这种程度的书，基本上不会出售吧。”

真志喜的唇边浮起一丝笑意。无比温柔的视线倾注在手中的书本上——那是绝不会投向濂名垣的视线。濂名垣小心翼翼地将书收到纸盒里，交还给真志喜。

“主人应该不会把这种书拿到书市去出售。这是收购来的？”

“是住在这附近的田边先生的书。”

真志喜把全集放回日光照射不到的书架上：“这是他们家过世的女儿生前所珍藏的。前两天他们把我叫到家里，说‘我们两夫妇已经上了年纪，没有多少日子了。可如果不能亲眼看到这些书交到谁的手上，没办法安心离开’。”

“看来你的工作很受认可嘛。”

真志喜摇了摇头：

“跟祖父比起来，我还差得远呢。”

濂名垣笑着站起来：

“确实，跟旧书界人人称颂的本田先生比起来，我们只能算是乳臭未干的毛孩子。”

真志喜二十四岁，濂名垣也才二十五岁。在这个想要独立开店就必须先当十年学徒的行当里，两个人都还太年轻。在买卖旧书时，无论是收购书籍的标准，还是标价出售的标准，都依赖各个店主的价值观和个人能力。如果不能每天坚持钻研学习，只要一转眼的工夫，客人就不再上门了，自己也会沦为同行的笑柄。无论对待客人还是书店，只要踏错一步，就会被旧书的魅力夺去心智，化身为一心搜集美酒的饿鬼。若不能以自己的眼光和见识与旧书对峙，只能徒劳地被其他店家的标价所迷惑，非常容易遭受损失。在这个魑魅魍魉横行的行当里，两人好歹幸存了下来。

“所以，这套全集你不打算拿到市场上去出售吧。”

“我想用直邮目录的方式来卖。这样的话，还可以把书的去向报告给田边先生。”

“透露买家信息可不合规矩。”

真志喜瞪了濂名垣一眼。

“我可不想被你这个收书的时候从来都不守规矩的人教训。”

“哎呀，真过分。我的收购价明明一直都很合理。”

不理睬濂名垣夸张的叹息，真志喜快步向房子深处走去。

“今晚就吃火锅吧。你去菜园里摘点想吃的菜。”

真志喜家的旧书店从祖父那一代起就开在这个地方，这座房子虽说和市中心有些距离，却有着人人羡慕的宽敞面积。

在东北地区，有一种名为“曲屋”的传统建筑样式，将主屋和马厩依照直角修建，并相互连接。体现了人们珍视着马，和马同吃同住的感情。

真志喜家没有养马，房屋却是按照“曲屋”的方式修建的。这大概是出于一生都与书本一起生活并满怀对书本的爱意走完人生的祖父的提议。

长方形的店铺坐北朝南，向着乡间小路的方向凸出。这里是刚刚濂名垣进来的地方，书库也与之相连。主屋则沿东西方向排列，是略长的四方形，也就是说，主屋靠近西边的三分之一的一部分向南折成直角，延伸成店铺。

穿过书库，左边依次排列着洗手间、厨房和浴室。这里其实

已经是主屋里最靠西边的墙壁。之后，房间的走廊向右转，和书库呈直角向东延伸。透过右边屋外走廊下的玻璃，能看见已经变得昏暗的前庭。

真志喜所说的菜园，指的就是这个前庭。前庭朝向南边，日晒充足，真志喜在这里种了蔬菜。不过他只是偶尔心血来潮时拔一拔野草，随手照料一下而已，可是得益于日光和适度的水分，菜园的茂盛程度远远超过预期。现在正是冬天，园子里多少有些沉寂了，可仍然长着一些绿色的菜。

从店铺走到主屋的走廊上之后，马上就是客厅。向东依次有卧室、姑且算是客房的洋式房间以及同样作为书库的三叠大小的书房。最东边是主屋的玄关。这是个用石头堆砌的很气派的玄关，濑名垣却从来都没有从这里走过。每一次他都是经由书店进到这间房子里。就连这个家的主人真志喜，也几乎没怎么从这个玄关出入过。

真志喜打开客厅面向走廊的拉门，燃起了暖炉。灯油的气味在温暖舒适的房间里扩散开来。他打开客厅正中的被炉的开关，转向正在走廊下发呆的濑名垣。

“刚才不是说过了，让你去摘点菜叶。”

从濑名垣手里拿过装着肉的纸包，真志喜关上拉门，站到昏暗的流理台边。他打开厨房里小小的荧光灯。也许是快要“寿终

正寝”了，荧光灯令人心烦地闪闪灭灭，真志喜在灯光下解开纸包上的绳子，看到里边的东西，露出了孩子般的笑。

“这不是鸡肉嘛。”

“还有鱼呢。”

“鱼肉倒也算是肉。”

他无可奈何地摇了摇头。虽然嘴里嘟嘟囔囔的，真志喜看起来却很高兴。濂名垣一边抖动肩膀轻笑着，一边拉开了走廊外边的玻璃门。室外已经完全暗下来了，冷风吹了过来。站到院子里，书店门灯的光根本照不到这里。

在主屋和店铺交界的直角处，种着一棵大树。树梢已经高过了平房的房顶。这棵树即使在冬天也枝繁叶茂的，如今被风吹着，树叶一枚一枚地相互重叠摩擦，在黑暗中发出惊人的嘈杂响声。濂名垣对植物不感兴趣，也从来没有问过真志喜这棵树的品种。

靠着客厅里透出来的微弱光线，濂名垣在树下的菜园里随便摘了些菜叶。不经意间，他回忆起小时候的真志喜在这菜园里锄草时的样子。柔软纤细的脖子从T恤的领口露出来，脸颊在阳光的照射下不久就会泛起潮红。儿时的真志喜擦掉额头上的汗水，把一颗熟透了的鲜红的番茄递给濂名垣。

“原来如此。对我来说，那是一颗禁果啊。”



濂名垣一边自言自语，一边站起来，一只手拿着青菜，另一只手抚去上边的泥土：“真志喜，这个菜行不行？”

真志喜从走廊下探出身体，借着灯光看了看那显得有些寒酸的菜叶。他回过头，轻轻抖着肩膀。

“我还真没吃过，应该只是杂草而已，你要不要试试看？”

濂名垣叹了口气，再次回到了昏暗的院子里。

终于脱掉外套钻进被炉，濂名垣看着温度渐渐升高的电炉。镍铬电热丝散发出带着热气的红光照在他的脸上。正在他伸手调低电炉温度的时候，真志喜端着锅子走进了客厅。

真志喜眼神敏锐地看见了濂名垣黑色毛衣下边那件带有佛像图案的衬衣。他皱起眉头，把锅子放到了电炉上。

“真是的，怎么又穿图案那么奇怪的衣服？”

“这件不错吧？这是梅原老爷子去高岩寺<sup>1</sup>拜地藏菩萨的时候给我买的礼物。”

“这印花是不是既精美又风雅？”面对濂名垣的自夸，真志喜缩了缩肩膀。

“二十多岁的人能在‘老人的原宿’找到喜欢的衣服，我看

---

1 位于东京的巢鸭地区，所在的商业街是老年人的聚集地。